

哈尔滨女子监狱八监区对法轮功学员迫害

2024年2月2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一批法轮功学员被送到八监区，其中有一位学员七十岁，曾在哈尔滨水泥厂任职、是位研究生，被领到六楼洗浴间，对老人施行强制转化。所谓“帮教”是以原竟芳为首，其次是董小凤（现被调到五楼）、何巍、刘容，据悉从12个组往出抽调1-2人，组成五人一组，两小时一换岗，用邪恶的语言攻击大法，对这位七十岁老人进行精神折磨，为的是动摇其正念，让其邪悟。这就是监狱的“改造”。那些所谓“帮教”颠倒黑白，说谎造谣，用蒙骗、威逼、恐吓等办法对待这位七十岁老人。监狱在助长犯人学坏，干坏事；逼着好人“转化”成坏人，这个政府分明是邪政。

法轮功学员李玉珍，2024年1月份出现高血压脑出血死之后，2月中旬由监狱长带头，值班警察每天进监舍问候，有没有不舒服的，有没有血压高的？到四月份就很少听见有“问候”的了。起初大家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李玉珍被迫害死后，其家人把八监区告了，要求调李玉珍所在监舍的监控录像，警察害怕了，故出现了“问候”一事。

有一名被所谓“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出监那天，听到喊她的名字，就往外走，边走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之后，遇到有出监的法轮功学员，监狱就派两名包夹“护送”，如有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就捂嘴。◇



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讯

哈尔滨兆麟派出所绑架两名法轮功学员

5月13日前夕，黑龙江省哈尔滨道里区兆麟派出所绑架了两名法轮功学员，张某（女，50多岁），还有一名姓吴的年轻女性（不到30岁），据说是母女，具体原因不详。

5.13前后，黑龙江各地都发生了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黑龙江宁安市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5月9日宁安市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周秀慧，陈晶，商秀芳，公文学，刘桂菊，王丽君，王丽梅，姜美玲，周艳清，金莲，赵二姐，祝兴志，吴老师，董大姐，还有4人不知道姓名，总共18人，其中的吴老师和董大姐，因为年龄大和身体状况被先放回。

现在知道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分别关押在牡丹江看守所和拘留所。

黑龙江省建三江前锋农场法轮功学员陈东被绑架

2024年5月13日，前锋农场陈东被绑架，有警察张俊杰、王胜夫、王兆学参与。他们抄走了打印机、大法书等私人物品。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法轮功学员朱艳萍被绑架

2024年4月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穆棱市法轮功学员朱艳萍在穆棱市发廊街，被两名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海林市看守所。详情待查。

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1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县在5月11日早7点—9点钟绑架17名法轮功学员。据说早在2024年正月同修就发现有人跟踪并拍照。

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在汤旺河绑架

2024年5月9日上午，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张淑琴在伊春市汤旺河区被警察绑架到汤旺河派出所，具体情况待进一步调查。

5.13前夕，黑龙江省绥化发生多起绑架事件

5月11、12日两天。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已知的有张姓等老年学员三人，在学法点集体学法时被派出所绑架，三人当晚已经回家。

据说当天整个绥化地区统一行动，绑架了三十多人，是省公安厅派人到绥化直接指挥抓捕的，是5.13之前全省的大规模迫害统一行动。大部分被绑架同修当天都已回家，还有至少6人被关押在拘留所，其他人员情况不详。

哈尔滨徐文英、王宏、霍萍、孙秀琴起诉到法院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徐文英，王宏，霍萍，孙秀琴，在2023年12月13日被哈尔滨市铁路国保绑架，目前案件已被非法起诉到哈尔滨市铁路运输法院。

哈尔滨残疾人法轮功学员牛晓娜被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牛晓娜，残疾人，2021年4月19日被哈尔滨市铁路国保警察绑架。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80天后“取保候审”，在2023年12月，被哈尔滨市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15年。

牛晓娜流离失所一年后，于2024年3月19日，被哈尔滨市铁路国保警察再一次绑架。现在被关押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2024年5月8日，律师去看看守所会见牛晓娜，同时以牛晓娜“生活不能自理”向看守所提出监外执行。看守所已经向法院提起“牛晓娜生活不能自理监外执行”申请。◇

屡遭中共迫害 刘洪运、张亚茹夫妇再被枉判入狱

【明慧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洪运、张亚茹夫妇被非法判刑。张亚茹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劫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刘洪运被非法判刑五年，据说被送到监狱，监狱没收，现被非法关押在阿城区看守所。

刘洪运，男，六十一岁，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身患多种疾病：胸膜炎、胃病、关节炎等。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疾病很快都好了。

妻子张亚茹，五十八岁。修炼前，她经常头疼，啥药都不好使；脚被冻伤，年年犯，又痒又疼；生孩子时，落下腰疼病，犯病时啥都干不了，只能躺着。炼法轮功不久，所有病症不治而愈。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五年中，刘洪运、张亚茹夫妻因为坚持信仰，屡遭中共绑架、关押、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他们的孩子也承受了巨大苦难。

二零二三年七月四日，刘洪运、张亚茹夫妇在住处被阿城区国保大队绑架。刘洪运被非法关押在阿城区看守所，张亚茹被绑架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鸭子圈）。期间，刘洪运绝食抗议，于七月九日取保回家。八月二十二日，刘洪运又被绑架，八月三十日，刘洪运因绝食出现生命危险，在阿城区医院抢救。九月九日，刘洪运被绑架案已被构陷至阿城区检察院。而张亚茹也同时被阿城区检察院和法院暗箱构陷。

近日得知，张亚茹被非法判刑两年六个月，被劫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刘洪运被非法判刑五年，据说被送到监狱，监狱没收，现被非法关押在阿城区看守所。

刘洪运、张亚茹夫妇屡遭迫害一家人承受痛苦

◎刘洪运遭受的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刘洪运多次被绑架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零年大年二十七，警察把他们夫妻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迫害两个月，看守所人员向家人勒索两千元后，才将他们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左右，刘洪运又被绑架到阿城纺织学校的洗脑班，在那里阿城胜利派出所警察马云峰拿台球杆子狠打他的肩膀头，后来又绑架他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刘洪运因炼功，多次遭毒打。一刘姓司机和犯人用皮带抽打他。迫害三个月后，刘洪运被非法劳教一年，被绑架到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迫害。

在长林子劳教，刘洪运常遭恶警和犯人毒打。他们用一米多长黑色胶皮管子狠打他的头，电棍电。刘洪运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日，刘洪运跟一个人讲真相（后来才知道此人是阿城公安局长赵洪光），赵谎称也想学功，他就把赵领回了家。到家后，赵洪光就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十多个警察，三、四辆警车，非法抄家。十多名警察把刘洪运按倒在地，用脚踩后背、拽他的手强制按手印。随后，警察把刘洪运夫妻两人绑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家里只剩下十一岁的孩子。

第一看守所姓张的狱医把刘洪运绑在死人床上，只穿个裤头，不让上厕所，让他往裤子里拉尿，张狱医和犯人用铁链子往身上抽打，到晚上把他铐到窗户栏杆上，就这样刘洪运被折磨七天七夜。

在呼兰监狱，两个犯人包夹，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上刑、上大挂、拿麻绳把他吊在二层铺上，脚离地长达二、三个小时。

犯人邓春成迫害刘洪运一个多月后，把他关到小号（一米半见方），让他喝便池子里的水。呼兰监狱还强制他输血卖钱，他不配合，招来犯人毒打。在五月节过后，他们逼迫写“四书”，不写，他们又把他双手铐在二层铺的栏杆上，让他谤师谤法。他决不配合，

晚上不让他睡觉。

直到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刘洪运才逃出魔窟，回到家中。

◎妻子张亚茹遭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阿城胜利派出所与街道经常上门骚扰，逼迫签字或写“不去北京上访”的保证。

二零零一年要过大年前，寒冬腊月，胜利派出所警察闯入张亚茹的家，连拖带拽地都没让穿鞋，就把张亚茹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迫害近三个月才放她回家。

回家不久，胜利派出所警察马云峰带三、四个警察又来非法抄家，拿走一张光盘，随后又把张亚茹劫持到阿城胜利派出所。警察马云峰拿白色塑料管（俗称小白龙）狠打张亚茹的前胸后背。

当被绑架到看守所时，张亚茹的前胸疼得不能动，翻身需人帮，不能吃饭。经市医院检查，前胸已积水。看守所阴暗潮湿，后来张亚茹全身长满了疥疮，胳膊溃烂，脓血淋漓。在看守所，没人敢碰她，都怕被传染。这种情况下，狱方非但不放人，还把张亚茹转到阿城第一看守所继续迫害，第一看守所见状不收，才放她回家。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日（如前所述，夫妻两人被绑架到阿城第一看守所），看守所姓宋的所长把张亚茹双手反背用手铐铐在监栏上，迫害了七天七夜。不久，张亚茹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迫害。

一进万家劳教所，张亚茹就被罚蹲。警察姚福昌用电棍电张亚茹等法轮功学员。

如今，刘洪运和张亚茹夫妇，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再次被中共陷害，遭非法判刑。张亚茹被枉判两年半，已被劫入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刘洪运被枉判五年，因身体原因，仍被非法关押在阿城区看守所。（节选）◇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